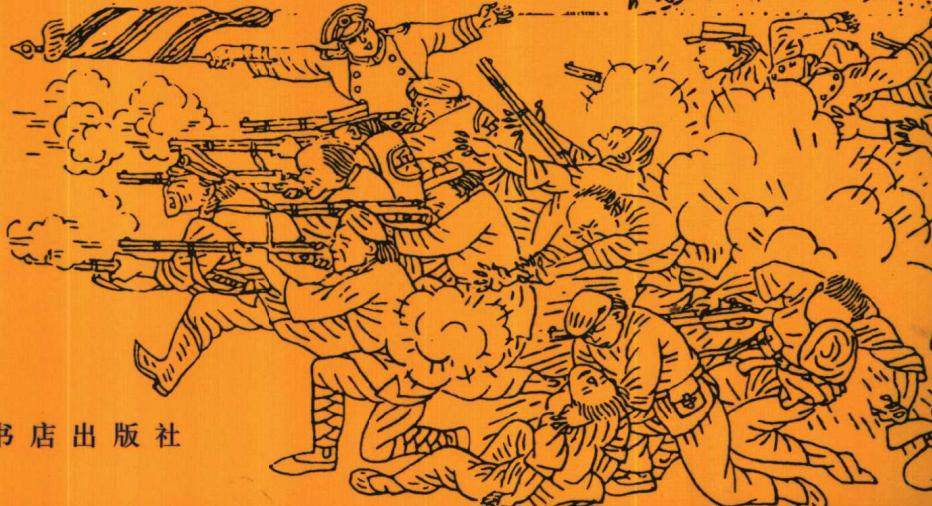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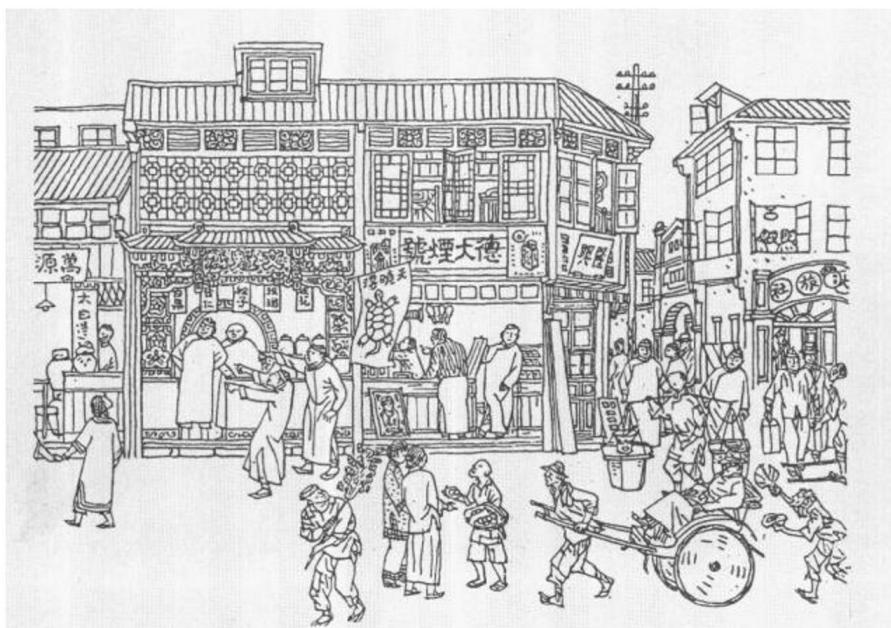
老上海奇闻

编文：沈寂
绘图：贺友直 戴敦邦
王亦秋 韩伍



老上海奇闻

编文：沈寂
绘图：贺友直 戴敦邦
王亦秋 韩伍



上海书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上海奇闻 / 沈寂著. -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8
ISBN 7-80622-764-4

I . 老 ... II . 沈 ... III . 故事 - 作品集 - 中国 - 当
代 IV .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49534 号

老上海奇闻

编 文 沈 寂

绘 图 贺友直 戴敦邦 王亦秋 韩 伍

责任编辑 俞子林

封面设计 程 钢

技术编辑 张绍军

出版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

地 址 200001 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印 刷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mm 1/32

印 张 4.75

印 数 5000

出版日期 2002 年 8 月第一版 2002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22-764-4/J · 262

定 价 11.00 元



目 录

友谊的结晶 合作的果实……沈寂 1

一、老上海奇闻

“租界”的真相	4
太湖奇案	6
第一号汽车照会	8
老虎变了老鼠	10
巡捕与强盗	12
话说“外滩公园”	14
过桥也要税	16
狗把式	18
救火?还是纵火?	20
天晓得	22
虐待动物罪	24
滑头商人和洋骗子	26
金钱的刺激	28
愚人节	30
无名大力士	32
“红狗”奇冤	34
乌龟咬洋兵	35
奇妙的点心	36
恐怖演习	38
杀人魔王	40
戏法人人会变	42
“南京”派来的	44
自作自受	46
抢劫“金钱豹”	48
不吃饭的姑娘	50

过年	52	最大贩毒者	98
疯狂的物价	54	妖兵与粪桶	100
笑送旧上海	56	西太后看电影	102
二、大亨的故事		道台逃命	104
黄金荣欺压百姓	58	谁保护贪污官	106
水果店学徒杜月笙	60	荒唐的运动员	108
共舞台黄金荣“跌霸”	62	打不完的乌鸦	110
三大亨靠土发财	64	火车变怪物	112
左右夹攻 两面讨好	66	娃娃皇帝	114
梨园冬皇的绝唱	68	起义小插曲	116
三、大世界小故事		六、名人趣事	
大世界崛起上海滩	70	垃圾堆里的石头	118
锡剧女旦庙堂避仇	72	宁可坐牢 不讲假话	120
京剧伶人生死血泪	74	一只萝卜值多少钱?	122
扬剧演员夫妻情缘	76	看到了魔鬼	124
唱给死人听的滑稽堂会	78	汤姆生的“妙法”	126
杂技团海外受欺	80	戏弄奸臣	128
大世界前大出丧	82	“恶狗村”	130
四、梨园轶事		说书人吓退大坏蛋	132
妙语如剑	84	姚荫梅巧斗恶汉奸	134
不拿双份	86	小牛犇智斗大老板	136
焚身抗圣	88	七、童年趣话	
维新花旦	90	倒数第一名	138
艺儿与“戏份”	92	吃掉一个“天才”	140
绝唱	94	我也演过戏	142
程砚秋归农	95	想当大侦探	144
冬皇学艺	96	没当成“大王”	146
五、史话奇谈		下台的歌唱家	148



沈寂(左)与戴敦邦
(1987年2月)

友谊的结晶 合作的果实

沈 寂

15年前,我在《新民晚报》上发表长篇连载《大亨》。半个月后,意外地收到著名画家华君武先生来函。他和我素不相识,按资历和年龄应是我的前辈,可是来信言辞谦和而亲切。今摘录如下:

从《新民晚报》连载大作《大亨》以来,引人入胜,十分高兴。原因我卅年代在上海读书做事,和一般未在上海的读者感受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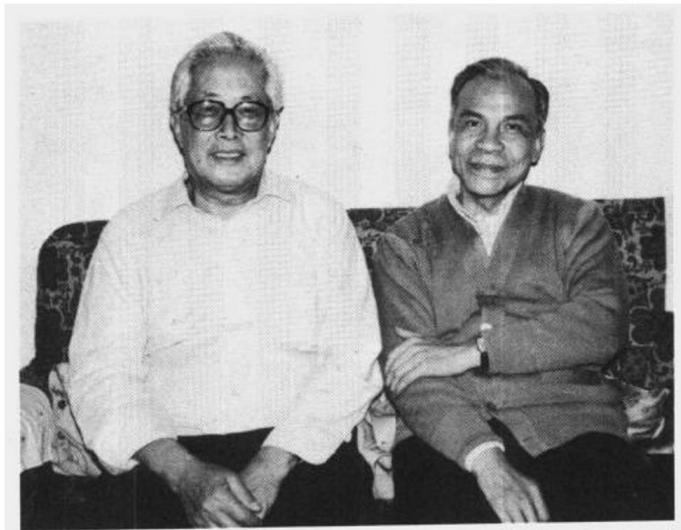
我不认识你,猜你是个老先生,因为写上海社会如此手笔不凡,非后生可及,但老先生记事上能如此精到?好像又像个中年人,沈寂何人?每次《大亨》读后,必有此疑问,因此写信请教。

此书务请不要写短,可以长期连载,因为他不仅是一篇小说,也是一本近代十里洋场史,也是一篇帝、封流氓的结合史。

我想将来成书出版,应请一画家作插图,现在老画家无此本领,应请一中年作者,从现在起要收集许多形象资料,诸如一些书中重要人物之照片,一些当年环境的照片,我想非戴敦邦莫属(我和他无亲无故,请勿误会)。这是我在瞎起劲,供你参考。

解放前,我在各大刊物上发表小说,都有当时的著名画家江栋良、董天野、乐汉英、米谷等绘制精美插图。戴敦邦先生我早已闻名,也欣赏他的作品,可是我与他也是素不相识,不知道他是否愿意为我的小说画插图,也不知道该如何去邀请他合作。

一个月后,华君武先生来上海参加一个画展,我闻讯即与上海美协联系,请他在百忙中抽空会晤,我在衡山饭店门口恭候。华先生与我初次会面,便一



华君武(左)与沈寂(1987年12月)

见如故。出乎意外的是他还请来了曾在信中推荐的画家戴敦邦先生。

戴敦邦穿一身中装。神态安详洒逸,坐在我旁边,沉默寡言。华君武当场“敲定”要他为《大亨》画插图,戴敦邦谦逊一笑,表示同意。一家出版社在《大亨》未发表完毕时,便开始发排。我将校样送给戴敦邦,一起商议插图的内容,他在《大亨》一书付印前,便画出六幅

精美插图,每一幅时代背景不同,场景不一,三大亨的容貌、表情和动作,神态毕露。尤其是画大亨在贩卖鸦片的“三鑫公司”内分赃,戴先生以他们穷凶极恶地分吃西瓜的场面和动作,来揭露他们“瓜分”不义之财的丑态。《大亨》出版时,印13万册,销售一空,我要感谢戴敦邦先生为我的书增色不少,受到读者们的赞赏。

《大亨》之后,我又发表《大世界传奇》,描写大世界内戏曲艺人的命运,我仍请戴敦邦画插图,他在百忙中一口答应,其时,他气喘病发,然勉力完成六幅插图,其中大世界的全景堪称力作。

我的两本书出版,引起读者们的兴趣和出版界的注意,少儿刊物《哈哈画报》为了让小读者了解旧上海的历史、社会和人民生活,要我写一段段小故事,反映上海从开辟租界直至解放的一百年内,所发生的种种掌故奇闻。我就以讽刺的笔调,揭露在租界称王的洋人的丑恶行为,抨击日军侵占上海的暴行和反动派勾结流氓、歹徒欺压百姓的罪状,以及各类奸商不法投机的行径。连载达三年之久。36篇短文,构成上海百年史迹和社会众生相。《哈哈画报》还特请著名画家贺友直为我的短文配图。令我赞赏和钦佩不已的是:贺先生笔下的画,不是一般的插图,而是他理解了我短文的含意,有的以连环画形式,有的是独幅漫画,都是用讽刺而又幽默的构图和笔法,描绘出我的文章未能和无法表达的内涵,赋予具体鲜明的绝妙形象。贺先生的画不是为我构配插图,而是他独立构思而创新艺术技法的精品佳作,一幅幅令人惊喜的作品构成上海百年的历史画卷。不是他为我文章配画,而是我的文章成为他绘画的附注。这一组专辑受到读者最高的奖赏,真正受奖者不是我,而是贺友直先生。

因为贺友直先生与我有这样美好的合作关系,后来《哈哈画报》辟《名人轶

事》和《童年趣闻》，都由我写文，他绘画。在《童年趣闻》中，我写自己在小学时领队歌唱出洋相的趣事。不料贺先生突发奇想，竟以寓言手法，把我和同学们画成一队乌鸦，我每次看到此画，就忍不住哈哈大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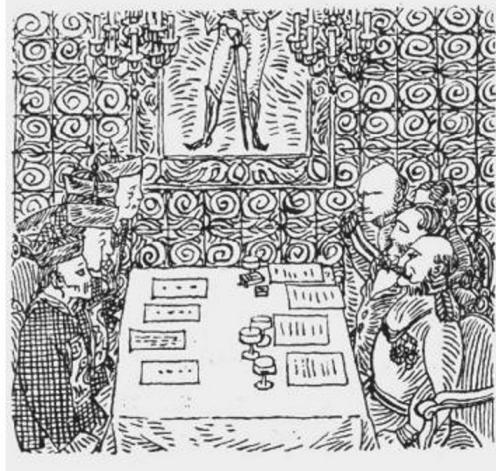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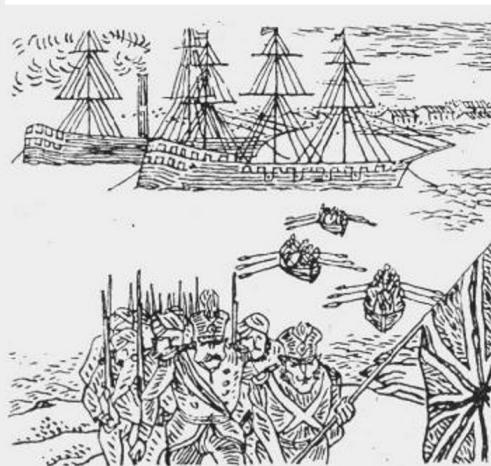
《哈哈画报》还要我以清末历史为题材写一些故事，请王亦秋先生配画，王先生以工笔画见长，将几则历史故事细腻而生动地描绘成画，以补我文章的不足。

此外，韩伍先生以“戏画”见长。我在《上海滩》发表《菊坛轶闻》，就请他配图，可惜不多，可是我们之间已有默契，计划从20年代流行至今的上海各剧种的艺人艺事，我写文，他绘画，合作发表一系列图文并茂的作品，料想也是至今尚无的艺人史画吧。

自从戴敦邦与我合作开始，已经十多年了。在并不长久的岁月中，几位画家各自发表并出版了数十部珍贵的画册，蜚声海内外。然而在他们的画册中，都因题材限制，没有能将为我绘制的插图和配画收辑。我常常取出我的《大亨》、《大世界》以及《哈哈画报》，欣赏这几位画家的作品，恐怕以后他们再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画这样的作品。而他们每位也都因同类的作品不多，也不可能单独搜集出版，这样，势必会因时隔长久而被忽视、失散甚至遗忘，我们不应该让这几位大师在某一时期的佳作白白流失，以至湮没。于是我生一个念头，也是一个心愿，过去是我的文章引发出他们的画，现在就以我的文字作为穿引的线，将画家们的画联合在一起，出一本画集，目的不是为了重新发表我那些小文章，而是为了保存几位画家们珍贵的作品。我在贺友直为《哈哈画报》画的老上海故事中选出部分作品，并以《老上海奇闻》作为书名。我出版此画册是我与几位画家友谊的结晶，也是我们合作的果实。我们以此作为我们创作道路上的纪念，也希望能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喜爱。欢迎的是这本非同一般的画册，喜爱的是诸大画家的绝妙佳作。

自左至右：
秦绿枝、沈寂、
贺友直





“租界”的真相

沈寂文 贺友直画

你可能从长辈口里，或者在书本上看到过“租界”这个词。你可知道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吗？

原来，英、法等殖民主义者，在鸦片战争后进入上海。为了让他们的官员（领事）和商人有安居之处，就向我国清朝政府提出，租借一块土地，造屋盖楼，有的办洋行银行，有的供住宿。开始这块租地很小，他们出的租费也很低，每亩地年租一千五百文。可是在他们订的章程里规定：“此地可以永久租下去”，这也就是变相的侵占。被侵占的地方就称为“租界”。

过去，外滩十六铺一带，因离黄浦江近，不少渔民、船夫和商人都在这里造屋居住。可是洋商要在这里造码头和仓库，便买通一些人，故意低息放债给这些居民，但要求用“地契”作抵押，而且在规定期内还清债款。居民为了贪图便宜，都乐于抵押地契借债，不料上了大当，到了规定还债的日期，那些洋人避而不见，介绍人也一个找不到，使你有钱无处还。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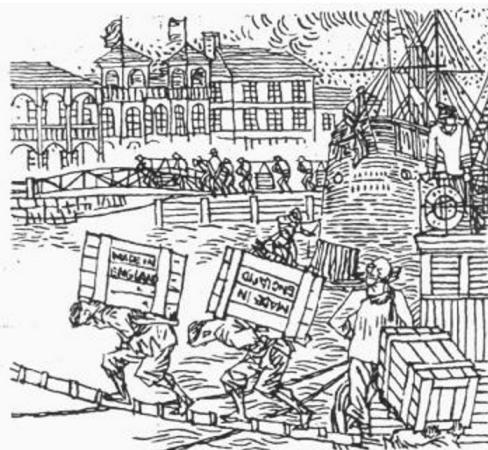


半个多月后，洋人带了介绍人忽然出现，反咬居民们过期不还债，没收“地契”。于是十六铺这一大片土地都落进洋人手里。

这还不算。洋人攫取到土地，还没有实现他们筑码头、盖仓库和造房屋的目的。于是他们施展更为毒辣的手段，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冬夜，趁当地居民都躲在屋内熟睡之际，唆使几个流氓恶霸，居然在四周放起火来，天又黑，风又大，刹那间，烈火熊熊，浓烟弥漫，居民从睡梦中惊醒，只顾逃生，不到半小时，成百间房屋烧成一片废墟。他们无可奈何，只得流落到别处去安身。

火灾过后，洋人就在这堆废墟上，以土地主人自居，造起码头、仓库来。另外，还在多余的土地上盖起一排排楼房，倒过来出租给被火灾逼走的居民。房子是新的，租价就很高，租不起的只好放弃。较为富裕的，因为这里离做买卖的黄浦江近，也只有忍痛出高价租下来居住。有人估计一下，大约不到十年，居民们所出的租金，总数可以抵过洋人当初造屋的全部费用，十年以后全部都是利润！

这就是租界的真相。殖民者以租借为名，实际上是“掠夺”。而“租界”的繁荣，来自中国百姓的血汗和生命！





太湖奇案

沈寂文 贺友直画

这是一件发生在很久以前轰动上海的奇案。

那时，上海有一半以上的土地被外国人占用。法国人占用的就称法租界。法租界的最高统治者是法总领事。有一年春天，法国副领事带了他的太太，坐了汽车到太湖一带去郊游，看看大自然美丽风景，享受一下清洁新鲜空气。

一早出门，到太湖还不到中午，他们就坐在湖边上进餐。湖上忽然飘来一只小船，渐渐向他们驶近。那位太太兴趣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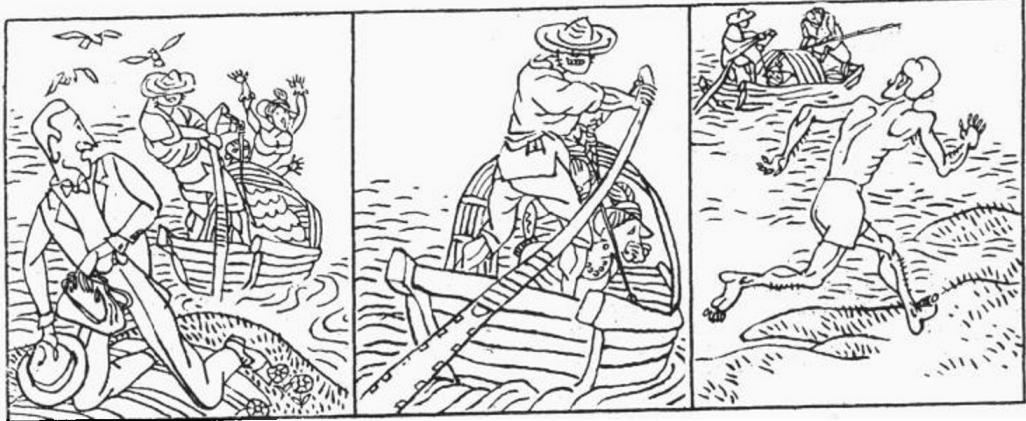
足地提出要乘船到太湖上兜一圈，欣赏一下湖景。副领事也从来没坐过中国船，就大声命令那只船靠岸。

可是船上的两个船夫好像并不愿意，故意把船摇得很慢，很久才靠岸。太太等不及，不顾一切跳到船上，副领事也想随着跟上，还未抬腿，那只船已经像箭似的离开岸边。

副领事大声叫着：“还有我！还有我！”

船夫不理他，拼命撑篙摇桨，小船飞也似的向前疾驶。





副领事这才知道遇到了绑票。堂堂副领事，是法租界的太上皇，他的太太竟被绑票，真是丢脸！可恼！他越想越生气，立刻驾车回到法租界，把警务处的法国头目叫来，又命令中国总探长必须在一天之内破案，并保证他太太安全回家。

那个总探长搔搔头皮，表示为难：“太湖不属于我们势力范围，恐怕不好办！”

“非办不可！”副领事拍桌怒骂，“把法租界所有巡捕都派出去，将太湖包围起来，怕他们不投降！”

“不能这样做！”总探长却冷冷地回答，“万一把那些土匪逼急了，他们把你太太弄死……”

副领事软了下来，垂头丧气地反问：“那怎么办呢？”“土匪绑票，无非为了钱。我看就……”

“好吧。”副领事只得让步，“到法租界银库去取钱，越多越好。只要让我太太安全回来……”

总探长拿到一笔巨款，亲自去太湖与土匪打交道，说来奇怪，不到半天功夫，副领事太太就坐汽车回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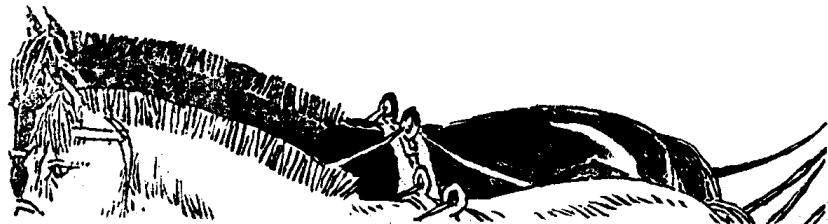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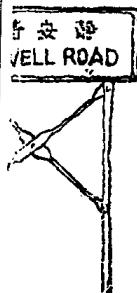
其实也并不奇怪，因为总探长与土匪原是一伙，事先串通好了把那洋太太绑票，赎款对半分，总探长还因办事有功另外获得一笔奖赏！

这次，洋人真正成了“洋盘”——被人敲！



第一号汽车照会

沈 寂文 贺友直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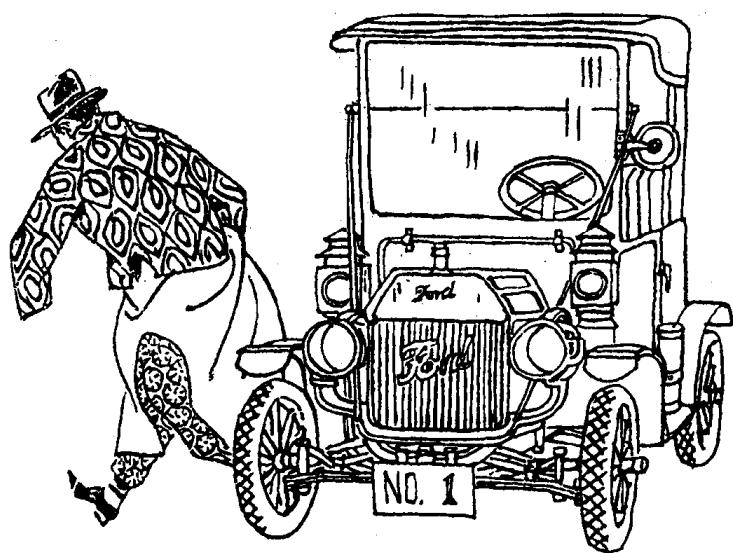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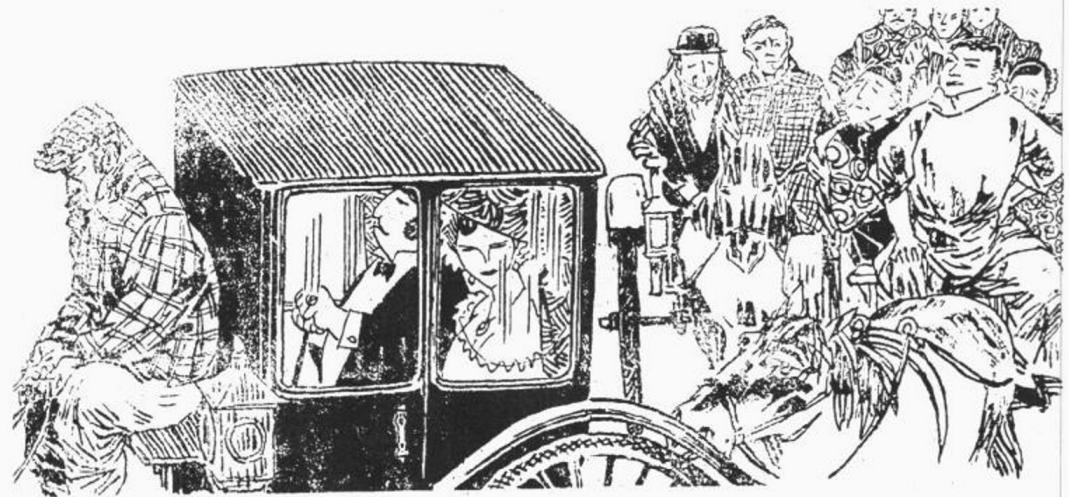
清朝中期，我国已有马车，是随着外国商人传进来的。最早坐马车的是一些外国人。有的是领事馆馆员，有的是洋行大班。后来中国官员和巨商，为了摆阔也自备马车。可是当时租界有个规定：要让洋人坐的马车走在前面，中国人的马车只许跟在后面，如果你不顾这个规定，竟超越在前，就是违章，受到罚款的处分。情节严重者要罚四、五十两银子。

到了1901年，上海有了汽车。第一个坐车的是一位名叫柏克的外国医生。

后来汽车越来越多，租界当局便规定除了汽车本身要捐照会外，汽车司机也要有驾驶执照，否则不让你开汽车在马路上行驶。就在汽车的照会上，发生了外国人和中国车主争夺谁先领照会的一场风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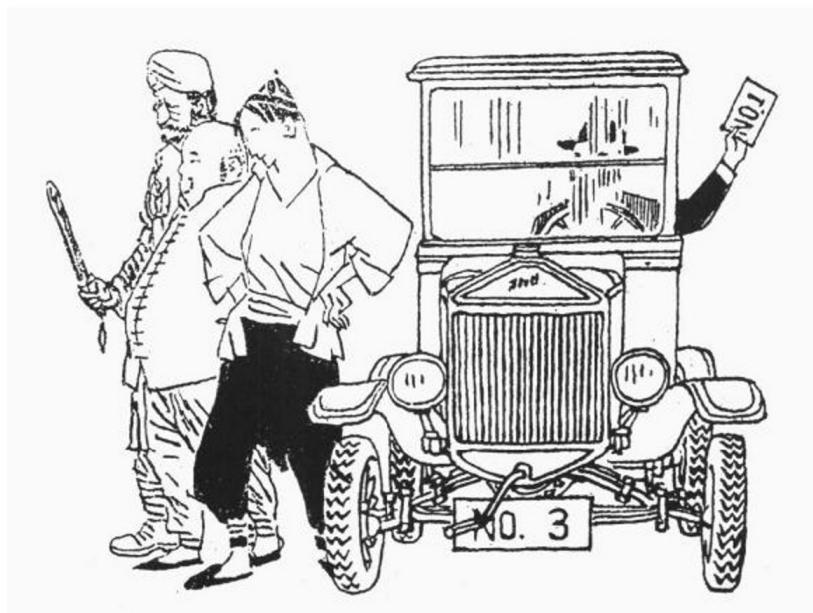
当时，上海有个姓周名湘云的宁波商人。他可以称得上是上海的巨富。他当然有钱买进一辆昂贵的汽车，汽车买到手后，就向外国人主持的工部局领取照会。由于他的名气，加上暗中花了一笔钱，就领到第1号照会。他自己不会开车，就要原来的马车夫去学，学会后当汽车司机。当时，犹太富商哈同向英国定购一辆汽车，运到上海时，比姓周的晚了半个月，所以从工部局领取的汽车照会轮到





第3号。由于哈同自己会开车，却领到了第1号驾驶执照。可是，他认为自己是上海有地位、有财势的洋人，也一定要占有第1号汽车照会，才显出洋人在租界的威风。于是他先派人去和周湘云商量，愿意付一笔款子去换第1号照会。周湘云坚决不肯。哈同恼羞成怒，勾结一些流氓，对

外宣扬：姓周的如果把第1号照会的汽车开到马路上来，就把汽车砸坏。周湘云屈服于洋人的压力，只得把他的汽车关在家里，不敢到马路上去行驶。所以，上海人就从来没有看到过第1号照会的汽车。这绝不是一段有趣的往事，而是旧上海洋人欺压中国同胞的写照！





老虎变了老鼠

沈 寂文 贺友直画

鸦片战争后，洋人用大炮轰开我国国门，在上海开辟租界。当时，有不少英国、美国、法国等洋人，随着他们的领事馆到上海来经商和居住。他们在上海发了财，就买下土地，造起洋房，每天不是跑马、划船，就是酗酒、跳舞，吃喝玩乐，穷奢极欲，整天过着花天酒地的日子。

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也要求享受和舒适，他们差不多都有一辆自备马车，雇用一个中国马夫。日日夜夜为他们驾车，除上下班外，到了夏夜和女伴一起坐了马车沿着外滩“兜风”，到半夜才归。家里还有男女仆人。男的是厨司，为他们准备早餐，为他们烹饪美味的中国菜，满足他们的食欲。女佣为他们打扫屋子、洗衣，和服侍洋太太。洋人们从早玩到晚，中国佣人一天忙到晚，连一点休息的时间也没有。稍有不满，就破口大骂，甚至毫无理由地辞退。中国佣人们因洋人在租界里有财有势，只得忍气吞声，受尽委屈。

可是，也有“反”过来的时候。有好几次，英法租界当局为了强占中国的土地，压



迫中国百姓，甚至抓人、杀人！这就惹怒了上海人民，被逼反抗。最后引起罢市的风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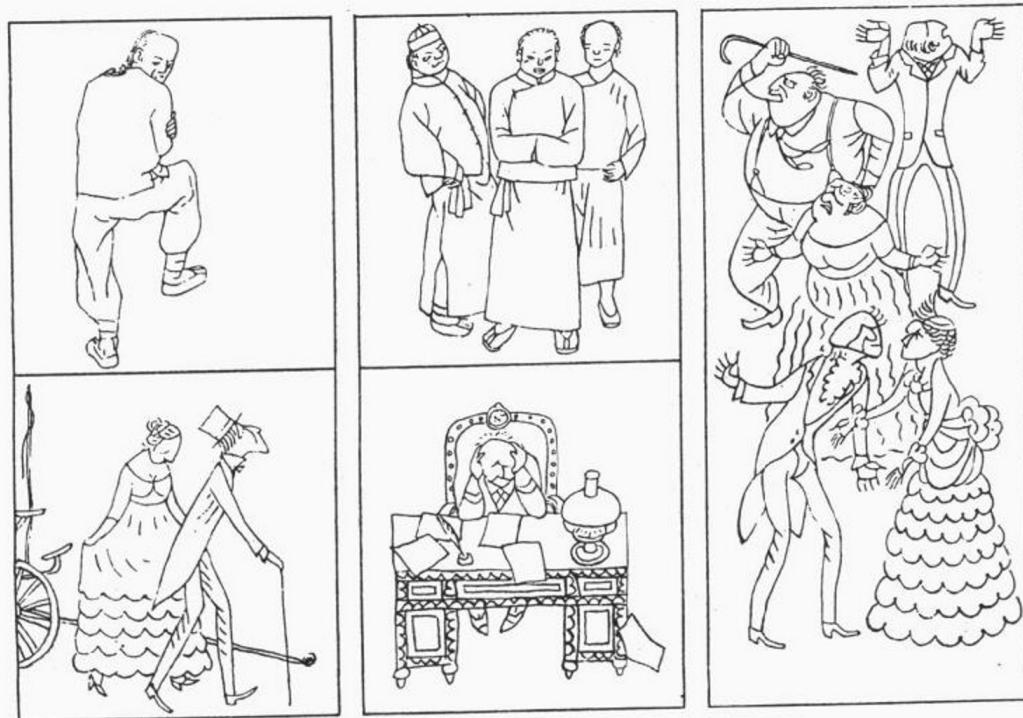
“罢市”时租界里商店纷纷停业，大家都关上门，使整个上海一片萧条。而在洋人办的银行、洋行，以及商店里的中国职员也不上班，那些洋行商店也只得停止营业。而最使洋人们感到头痛和困难的是：平时服侍他们的中国男女佣人也纷纷离去，宁可不要工资，也不愿为他们流汗、卖力。于是，富丽堂皇的洋房里出现从未有过的景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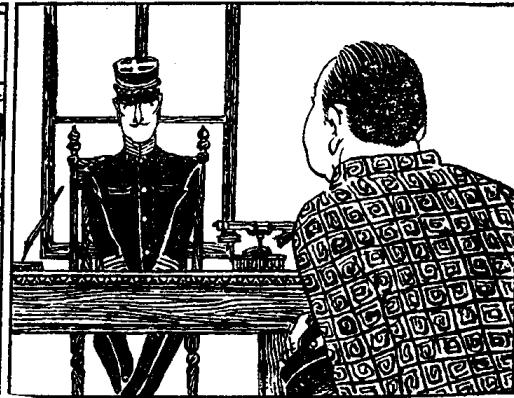
屋子里没有人清扫、整理，垃圾越积越多，发出难闻的臭气。洋人们舒服惯了，连扫地也不会，而且即使扫了也不知道把垃圾倒在哪里。于是从门口到各个房间，每走一步，就踏一脚垃圾。

洋太太们要清洁，天天换衣裳，天热时一天换三套。过去都是交给女佣洗。女佣走了，脏衣裳堆得像小山一样高。洋人有天天洗澡习惯，男佣不在了，没人打水，只能坐在空浴缸里叹气。

最使他们痛苦的是：中国厨司突然失踪。洋人既不会出去买菜，更不会烧菜。一家人饿得肚子咕咕叫。有人想上餐馆，可是车夫也罢工，没人驾驶马车，不能外出，有人饿着肚子步行出去找吃的，可是外国餐馆的中国厨司也响应罢市。中国菜馆根本不接待洋人，被关在门外。

平时耀武扬威像老虎一样的洋人们，一个个成了狼狈不堪的过街老鼠。





巡捕与强盗

沈寂文 贺友直画

过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总探长姓曾。他在升为总探长前，是“强盗班”班长。“强盗班”是专门缉拿在上海各处犯法的强盗。可是谁都不会想到，这个曾班长本人就是强盗出身。

有一年，有一家专卖金银首饰的银楼遭到强盗抢劫。其中最最值钱的是一尊足足有20斤重的金菩萨。银楼老板向法国巡捕房报案，“强盗班”曾班长带了几名包探到银楼来侦察，寻查所有蛛丝马迹。对店内的伙计，一个个盘问，有的还作为强盗嫌疑被拷打。大家众口一词

回答，强盗一共有5人，个个身材高大，人人都有手枪，只是他们脸上都蒙上黑布，看不清面目。只记得其中一个是烂眼，另一个额上有血疤。

不到10天，银楼接到电话，要老板马上去巡捕房。那位银楼老板就匆匆忙忙坐了车子赶去。进到“强盗班”，就看到曾班长从桌后站起：“恭喜！恭喜！你来报案后我们班里兄弟不分昼夜，四处侦察。强盗虽没捉到，你店里抢去的东西，全给你拿回来了。你亲自点一点，有没有少？”

银楼老板跟曾班长进入一间小房。

